

陈忠实

| 当代著名作家美文书系 | 主编 汪兆骞

原下的日子
在河之洲
关于一条河的记忆和想象
第一次投稿
默默此情难诉
晶莹的泪珠
陪一个人上原
仰天俯地，无愧生者与亡灵
种菊小记
也说乡土情节
最初的晚餐
老陈与陈老
六十岁说
舒悦里的亲情和友谊
告别白鸽
拥有一方绿荫
鲁镇纪行
那边的世界静悄悄

拥有一方绿荫

陈忠实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陈忠实

主编 汪兆骞

拥有一方绿荫

陈忠实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拥有一方绿荫 / 陈忠实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2. 11

(当代著名作家美文书系 / 汪兆骞主编)

ISBN 978-7-5034-3629-1

I. ①拥…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2625号

出 版 人: 沈晓昭

责任编辑: 李晓薇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40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在尘埃与云朵之间，温暖众生

——关于散文的絮语

汪兆骞



在
尘
埃
与
云
朵
之
间
，
温
暖
众
生

当下，文学的确有些萧索与寂寥，但并不荒芜。有些领域如散文，甚或还很蓬勃热闹。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散文得道，悄然兴旺，凭的正是那份见性情的真，和既能影响读者的心性，又可化作作者心性的盎然韵致。对缺乏宗教，长期找不到普世价值观的读者，沉浸浓郁的散文，能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诚如贤者歌曰：散文的世界，就是如花的世界，在尘埃与云朵之间，温暖众生。

散文是中国文学的源头。即便从先秦算起，也有三千年历史。其间散文大家迭出，各领风骚，名篇流传，光焰万丈。志高则言洁，志大则言宏，志远则言永，或持象牙板，吟晓风残月，或抱铜琵琶，唱大江东去。这一文体不断走向成熟，走向多元，滋养了中国文学，滋养了一代代作家。

散文和一切文学样式一样，是表现人的思想感情、展示人的心灵世界的。芬兰的勃兰克斯说“文学是灵魂的历史”。文学的魅力，是人格魅力的直呈。散文出于人品。其人之胸襟、主体之境界，决定散文的境界。即古人所云，所谓文者，言乎志者也，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非慷慨悲壮之人，不可为之。

散文既是理性的、现实的、世俗的行走，又是感性的理想化的审美追求与梦想。其间不乏有理性与感性、世俗与审美、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穿梭徘徊。胡适先生说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可视为散文的要义。既要说真话、说新话、说惊世骇俗的话，还要说“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禅机妙语。

散文的诞生，就是作家与生命相遇，与风景相遇，与世界相遇的种种情感和感悟。有灵魂的孕育、诗学的浸染和哲学的潜流。徜徉其间，荡气回肠，如闻天籁，如饮仙醪。

本丛书暂辑十五位作家散文作品，每人一集。我的这些经年老友，系当

今文坛执牛耳之宿将，文采昭昭，星光熠熠。他们的禀赋、气质、风格各不相同，但皆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其文章合为时而著，本人性，状万物，衔华而佩实。“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从历史经验到生命体验，却深深打上了中国式文人思考的印记——高洁超迈，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从容淡定，举重若轻。

读他们的散文，你会发现，其文或将被遗忘的历史、生活的细节，重新挖掘出来，昭告天下；或在历史文化、乡土亲情中游走，具有开阔的人文视野和人文关怀，还有文化担当；或热爱生命、认真生活，让读者分享感动和疼痛；或直面人生，针砭世事，体察命运的光彩与沉重……篇篇如剂剂良药，调理世道人心；句句如利刀，解剖拷问自身的灵魂。心美则响美，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读之，乐于钟鼓琴瑟，暖于布帛。

这些大家的散文，是血肉之躯与多彩现实碰撞出的闪光，是人性与天理碰撞出的大欢喜、大哀凉与哲思，是寂寞灵魂发出的诗意畅想和冰肌雪肠的自省。似兰斯馨，如松之盛，它们的人文精神和精粹语言形式酿成的玉液琼浆。这里有时代之光与民族之魂；有英雄的主题与审美的个性；有灵魂的坚守与天堂的玫瑰；有土地的悲歌与人生的写意。高标逸韵，定将一一垂范丹青。

“皓首更觉知识浅，老来正是读书时”，编辑了一辈子的小说，退休后却偏偏爱读散文，举凡大家佳作，手披目视，口咏其言，心惟其义，欣然而忘食。“温暖之后”，遂给几家出版社主编过这些大家的美文，以期与读者共飨，反响不俗。

今又应中国文史出版社之邀，再次编老友的美文新作，仍得到老友的爱戴、鼎力相助，不胜感谢。对中国文史出版社推出本套丛书的远见卓识，以及为传统文化传承续上这捧柴薪的道义，也深表敬意。

才疏学浅，编辑中难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望作家与读者见谅。对序中的离题谬误之论，方家哂之可也。

壬辰年立春于北京抱独斋

（主编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原《当代》杂志副主编）

序：在尘埃与云朵之间，温暖众生

辑一 / 原之下 河之洲

3/原下的日子

9/三九的雨

12/嫫氏庄杏黄

16/漕渠三月三

26/永远的骡马市

29/在河之洲

32/一把铁勺走天下

35/关于一条河的记忆和想象

43/半坡猜想

46/关中娃，岂止一个冷字

——读《立马中条》

辑二

/ 生命历程与关中辩证

53/最初的晚餐

——《生命历程中的第一次》之一

55/尴尬

——《生命历程中的第一次》之二

57/沉重之尘

——《生命历程中的第一次》之三

59/与军徽擦肩而过

66/第一次投稿

70/五十开始

79/六十岁说

82/老陈与陈老

85/家之脉

87/为城墙洗唾

——关中辩证之一

89/粘面的滑稽

——关中辩证之二

91/遥远的猜想

——关中辩证之三

93/孔雀该飞何处

——关中辩证之四

95/乡谚一例

——关中辩证之五

97/也说乡土情结

——关中辩证之六

99/两个蒲城人

——关中辩证之七

辑三

默默此情谁诉

- 103/晶莹的泪珠
109/也说中国人的情感
113/默默此情谁诉
117/活着，只相信诚实
——怀念胡采
119/陪一个人上原
——林兆华导演印象
124/别路遥
126/一九八〇年夏天的一顿午餐
132/仰天俯地，无愧生者与亡灵
——感动孔从洲将军
137/敬上一杯酒
139/何谓良师
——我的责任编辑吕震岳
150/何谓益友
——我的责任编辑何启治
160/舒悦里的亲情和友谊

辑四

沉淀与体验

- 165/拥有一方绿荫
——《我的树》之一
168/绿蜘蛛，褐蜘蛛
——《我的树》之二
174/绿风
——《我的树》之三
178/火晶柿子
——《我的树》之四
184/一株柳
186/种菊小记
188/又见鹭鸶
191/告别白鸽
197/家有斑鸠
200/遇合燕子，还有麻雀
206/喝茶记事
209/旦旦记趣
212/皮鞋·鳍丝·花点衬衫
216/汽笛·布鞋·红腰带

辑五 / 自家山水与那边世界

223/鲁镇纪行

227/追寻貂蝉

229/威海三章

233/天之池

236/伊犁有条渠

239/在乌镇

242/黄帝陵，不可言说

244/柴达木掠影

247/中餐与地摊族

252/林中那块阳光明媚的草地

258/那边的世界静悄悄

——美、加散记之一

261/北桥，北桥

——美、加散记之二

265/口红与坦克

——美、加散记之三

一

| 辑
原之下
河之洲

原下的日子

—

新世纪到来的第一个农历春节过后，我买了二十多袋无烟煤和吃食，回到乡村祖居的老屋。我站在门口对着送我回来的妻女挥手告别，看着汽车转过沟口那座塌檐倾壁残颓不堪的关帝庙，折回身走进大门进入刚刚清扫过隔年落叶的小院，心里竟然有点酸酸的感觉。已经摸上六十岁的人了，何苦又回到这个空寂了近十年的老窝里来。

从窗框伸出的铁皮烟筒悠悠地冒出一缕缕淡灰的煤烟，火炉正在烘除屋子里整个一个冬天积攒的寒气。我从前院穿过前屋过堂走到小院，南窗前的丁香和东西围墙根下的三株枣树苗子，枝头尚不见任何动静，倒是三五丛月季的枝梢上暴出小小的紫红的芽苞，显然是春天的讯息。然而整个小院里太过沉寂太过阴冷的气氛，还是让我很难转换出回归乡土的欢愉来。

我站在院子里，抽我的雪茄。东邻的屋院差不多成了一个荒园，兄弟两个都选了新宅基建了新房搬出许多年了。西邻曾经是这个村子有名的八家院，拥挤如同鸡笼，先后也都搬迁到村子里新辟的宅基地上安居了。我的这个屋院，曾经是父亲和两位堂弟三分天下的“三国”，最鼎盛年月，有祖孙三代十五六口人进进出出在七八个或宽或窄的门洞里。在我尚属朦胧混沌的生命区段里，看着村人把装着奶奶和被叫做厦屋爷的黑色棺材，先后抬出这个屋院，再在街门外用粗大的抬杠捆绑起来，在儿孙们此起彼伏的哭号声浪里抬出村子，抬上原坡，沉入刚刚挖好的墓坑。我后来也沿袭这种大致相同的仪程，亲手操办我的父亲和母亲从屋院到墓地这个最后驿站的归结过程。许多年来，无论有怎样紧要的事项，我都没有缺席由堂弟们操办的两位叔父一位婶娘最终走出屋院走出村子走进原坡某个角落里的墓坑的过程。现在，我的兄弟姊妹和堂弟堂妹及我的儿女，相继走出这个屋院，或在天之一



方，或在村子的另一个角落，以各自的方式过着自己的日子。眼下的景象是，这个给我留下拥挤也留下热闹印象的祖居的小院，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原坡上漫下来寒冷的风。从未有过的空旷。从未有过的空落。从未有过的空洞。

我的脚下是祖宗们反复踩踏过的土地。我现在又站在这方小小的留着许多代人脚印的小院里。我不会问自己也不会向谁解释为了什么又为了什么重新回来，因为这已经是行为之前的决计了。丰富的汉语言文字里有一个词儿叫龌龊。我在一段时日里充分地体味到这个词儿的不尽的内蕴。

我听见架在火炉上的水壶发出“噗噗噗”的响声。我沏下一杯上好的陕南绿茶。我坐在曾经坐过近二十年的那把藤条已经变灰的藤椅上，抿一口清香的茶水，瞅着火炉炉膛里炽红的炭块，耳际似乎萦绕着见过面乃至根本未见过面的老祖宗们的声音，嗨！你早该回来了。

第二天微明，我搞不清是被鸟叫声惊醒的，还是醒来后听到了一种鸟的叫声。我的第一反应是斑鸠。这肯定是鸟类庞大的族群里最单调最平实的叫声，却也是我生命磁带上最敏感的叫声。我慌忙披衣坐起，隔着窗玻璃望去，后屋屋脊上有两只灰褐色的斑鸠。在清晨凛冽的寒风里，一只斑鸠围着另一只斑鸠团团转悠，一点头，一翘尾，发出连续的“咕咕咕……咕咕咕”的叫声。哦！催发生命运动的春的旋律，在严寒依然裹盖着的斑鸠的躁动中传达出来了。

我竟然泪眼模糊。

二

傍晚时分，我走上灞河长堤。堤上是经过雨雪浸淫沤泡变成黑色的枯蒿枯草。沉落到西原坡顶的蛋黄似的太阳绵软无力。对岸成片的白杨树林，在蒙蒙灰雾里依然不失其肃然和庄重。河水清澈到令人忍不住又不忍心用手撩拨。一只雪白的鹭鹭，从下游悠悠然飘落在我眼前的浅水边。我无意间发现，斜对岸的那片沙地上，有个男子挑着两只装满石头的铁丝笼走出一个偌大的沙坑，把笼里的石头倒在石头垛子上，又挑起空笼走向那个低陷的沙坑。那儿用三角架撑着一张钢丝罗筛。他把刨下的沙石一锹一锹抛向罗筛，发出连续不断千篇一律的声响，石头和沙子就在罗筛两边分流了。

我久久地站在河堤上，看着那个男子走出沙坑又返回沙坑。这儿距离西



安不足三十公里。都市里的霓虹此刻该当缤纷，各种休闲娱乐的场合开始进入兴奋期。暮霭渐渐四合的沙滩上，那个男子还在沙坑与石头垛子之间来回往返。这个男子以这样的姿态存在于世界的这个角落。

我突发联想，印成一格一框的稿纸如同那张罗筛。他在他的罗筛上筛出的是一粒一粒石子。我在我的“罗筛”上筛出的是一个一个方块汉字。现行的稿酬标准无论高了低了贵了贱了，肯定是那位农民男子的石子无法比对的。我自觉尚未无聊到滥生矫情，不过是较为透彻地意识到构成社会总体坐标的这一极。这一极与另外一极的粗细强弱的差异。

这是新世纪的第一个早春。这是我回到原下祖屋的第二天傍晚。这是我的家乡那条曾为无数诗家墨客提供柳枝，却总也寄托不尽情思离愁的灞河河滩。此刻，三十公里外的西安城里的霓虹灯，与灞河两岸或大或小村庄里隐现的窗户亮光；豪华或普通轿车壅塞的街道，与田间小道上悠悠移动的架子车；出入大饭店小酒吧的俊男倩女打蜡的头发涂红（或紫）的嘴唇，与拽着牛羊缰绳背着柴火的乡村男女；全自动或半自动化的生产流水线，与那个在沙坑在罗筛前挑战贫穷的男子……构成当代社会的大坐标。我知道我不会再回到挖沙筛石这一极中去，却在这个坐标中找到了心理平衡的支点，也无法从这一极上移开眼睛。

三

村庄背靠白鹿原北坡。遍布原坡的大大小小的沟梁奇形怪状。在一条阴沟里该是最后一坨尚未化释的残雪下，有三两株露头的绿色，淡淡的绿，嫩嫩的黄，那是茵陈，长高了就是蒿草，或俗称臭蒿子。嫩黄淡绿的茵陈，不在乎那坨既残又脏经年未化的雪，宣示了春天的气象。

桃花开了，原坡上和河川里，这儿那儿浮起一片一片粉红的似乎流动的云。杏花接着开了，那儿这儿又变幻出似走似住的粉白的云。泡桐花开了，无论大村小庄都被骤然爆出的紫红的花帐笼罩起来了。洋槐花开的时候，首先闻到的是一种令人总也忍不住深呼吸的香味，然后惊异庄前屋后和坡坎上已经敷了一层白雪似的脂粉。小麦扬花时节，原坡和河川铺天盖地的青葱葱的麦子，把来自土地最诱人的香味，释放到整个乡村的田野和村庄，灌进庄稼院的围墙和窗户。椿树的花儿在庞大的树冠和浓密的枝叶里，只能看到绣成一团一串的粉黄，毫不起眼，几乎没有任何观赏价值，然而香味却令人久

久难以忘怀。中国槐大约是乡村树族中最晚开花的一家，时令已进入伏天，燥热难耐的热浪里，闻一缕中国槐花的香气，顿然会使焦躁的心绪沉静下来。从农历二月二龙抬头迎春花开伊始，直到大雪漫地，村庄、原坡和河川里的花儿便接连开放，各种奇异的香味便一波迭过一波。且不说那些红的黄的白的紫的各色野草和野花，以及秋来整个原坡都覆盖着的金黄灿亮的野菊。

五月是最好的时月，这当然是指景致。整个河川和原坡都被麦子的深绿装扮起来，几乎看不到巴掌大一块裸露的土地。一夜之间，那令人沉迷的绿野变成满眼金黄，如同一只魔掌在翻手之瞬间创造出来神奇。一年里最红火最繁忙的麦收开始了，把从去年秋末以来的缓慢悠闲的乡村节奏骤然改变了。红苕是秋收的最后一料庄稼，通常是待头一场浓霜降至，苕叶变黑之后才开挖。湿漉漉的新鲜泥土的垄畦里，排列着一行行刚刚出土的红艳艳的红苕，常常使我的心发生悸动。被文人们称为弱柳的叶子，居然在这河川里最后卸下盛妆，居然是最耐得霜冷的树。柳叶由绿变青，由青渐变浅黄，直到几番浓霜击打，通身变成灿灿金黄，张扬在河堤上河湾里，或一片或一株，令人钦佩生命的顽强和生命的尊严。小雪从灰蒙蒙的天空飘下来时，我在乡间感觉不到严冬的来临，却体味到一缕圣洁的温柔，本能地仰起脸来，让雪片在脸颊上在鼻梁上在眼窝里飘落、融化，周围是雾霭迷茫的素净的田野。直到某一日大雪降至，原坡和河川都变成一抹银白的时候，我抑制不住某种神秘的诱惑，在黎明的浅淡光色里走出门去，在连一只兽蹄鸟爪的痕迹也难觅踪的雪野里，踏出一行脚印，听脚下的雪发出“铮铮铮”的脆响。

我常常在上述这些情景里，由衷地咏叹，我原下的乡村。

四

漫长的夏天。

夜幕迟迟降下来。我在小院里支开躺椅，一杯茶或一瓶啤酒，自然不可或缺一支烟。夜里依然有不泯的天光，也许是繁密的星星散发的。白鹿原刀裁一样的平顶的轮廓，恰如一张简洁到只有深墨和淡墨的木刻画。我索性关掉屋子里所有的电灯，感受天光和地脉的亲 and，偶尔可以看到一缕鬼火飘飘忽忽掠过。

有细月或圆月的夜晚，那景象就迷人了。我坐在躺椅上，看圆圆的月

亮浮到东原头上，然后渐渐升高，平静地一步一步向我面前移来，幻如一个轻摇莲步的仙女，再一步一步向原坡的西部挪步，直到消失在西边的屋脊背后。

某个晚上，瞅着月色下迷迷蒙蒙的原坡，我却替两千年前的刘邦操起闲心来。他从鸿门宴上脱身以后，是抄哪条捷径便道逃回我眼前这个原上的营垒的？“沛公军霸上”。霸上即指霸陵原。汉文帝就葬在白鹿原北坡坡畔，距我的村子不过十六七里路。文帝陵史称霸陵，分明是依着霸水而命名。这个处长安东郊自周代就以白鹿得名的原，渐渐被“霸陵原”、“霸陵”、“霸上”取代了。刘邦驻军在这个原上，遥遥相对霸水北岸骊山脚下的鸿门，我的祖居的小村庄恰在当间。也许从那个千钧一发命悬一线的宴会逃跑出来，在风高月黑的那个恐怖之夜，刘邦慌不择路翻过骊山涉过霸河，从我的村头某家的猪圈旁爬上原坡直到原顶，才嘘出一口气来。无论这逃跑如何狼狈，并不影响他后来打造汉家天下。

大唐诗人王昌龄，原为西安城里人，出道前隐居白鹿原上滋阳村，亦称芷阳村。下原到霸河钓鱼，提镰在菜畦里割韭菜，与来访的文朋诗友饮酒赋诗，多以此原和原下的霸水为叙事抒情的背景。我曾查阅资料企图求证滋阳村村址，毫无踪影。

我在读到一本《历代诗人咏霸桥》的诗集时，大为惊讶，除了人皆共知的“年年柳色，霸陵伤别”所指的霸桥，霸河这条水，白鹿（或霸陵）这道原，竟有数以百计的诗圣诗王诗魁都留了绝唱和独唱。

宠辱忧欢不到情，
任他朝市自营营。
独寻秋景城东去，
白鹿原头信马行。

这是白居易的一首七绝。是诸多以此原和原下的霸水为题的诗作中的一首。是最坦率的一首，也是最通俗易懂记的一首。一目了然可知白诗人在长安官场被蝇营狗苟的龌龊惹烦了，闹得腻了，倒胃口了，想呕吐了，却终于说不出口呕不出喉，或许是不屑于说或吐，干脆骑马到白鹿原头逛去。

还有什么龌龊能淹没脏污这个以白鹿命名的原呢，断定不会有。

我在这原下的祖屋生活了两年。自己烧水沏茶。把夫人在城里擀好切

碎的面条煮熟。夏日一把躺椅冬天一抱火炉。傍晚到灞河沙滩或原坡草地去散步。一觉睡到自然醒。当然，每有一个短篇小说或一篇散文写成，那种愉悦，相信比白居易纵马原上的心境差不了多少。正是原下这两年的日子，是近八年以来写作字数最多的年份，且不说优劣。

我愈加固执一点，在原下进入写作，便进入我生命运动的最佳气场。